

JianKang JingShen ShengHuo YanJiu

健康精神生活研究 —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

陈春莲/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JianKang JingShen ShengHuo YanJiu

健康精神生活研究 ——基于和谐社会的视野

陈春莲/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健康精神生活研究 / 陈春莲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17-1464-0

I. ①健… II. ①陈… III. ①精神卫生—研究
IV. ①R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8692 号

健康精神生活研究

责任编辑：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 瑝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88 千字

印 张：16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 66509618

前 言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存在物，其活动可以划分为物质性的和精神性的两个方面，即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作为人类的本质生活，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积极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正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和谐社会构建主要是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从根本上说，人自身的和谐就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它必然要求社会成员个性和谐、精神和谐，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态以及豁达的生命情怀，能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精神的富裕、贫困与否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外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兴盛到衰落，无不是从道德逐步滑坡、精神萎靡不振、信念不断失落开始的。历史上的古罗马帝国一度曾是何等的强大，但当它达到鼎盛之后，社会日益腐化奢靡，道德沦丧，就连著名的罗马军团也开始纪律涣散，安于享乐，逐渐丧失了战斗力。最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逃脱分裂和崩溃的命运。而被称为落日的“余晖”的晚清王朝的覆灭同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的消亡同样具有相似之处。历史发人深省、给人启发。这就要求我们认真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注重培育和弘扬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公正、公平、正义、真善美等道德价值体系，使民众始终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使社会进程不至于因精神缺失而陷入中断，甚至发生逆转或倒退。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即物质和精神严重分离。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在享受越来越丰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越来越体会到精神的空虚、理想的失落、道德的贫困、价值的偏离和心理的疲惫。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9年在其就职演说中就承认：“我们发觉我们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我们非常精确地达到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入了一片可怕的混乱中。”^①事实正是如此。单纯追求物质富裕并不能增进人的幸福感，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而这就警示我们在追求社会的物质富裕的同时，要对人的内在的精神需求给予必要的关注，以便在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之间实现协调发展。

美国生命本质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柏忠言所编著的《西方社会病》一书着重介绍了西方最富裕的几个国家在享有发达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却存在着吸毒、自杀、离婚等严重的社会病的情况，指出这种建立在享乐主义基础之上的幸福只是虚假的心满意足，单凭物质富裕是不足以使人得到完全的满足的。在该书的“结论”中，作者有一段富有思辩的话颇能给人以启迪：“有一些人认为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是水火不能并存的。……于是，这种思想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究竟是选择物质进步呢还是精神进步？究竟选择物质贫困呢还是精神贫困？他们不明白：物质进步和精神进步两者得而兼之是可以做得到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两者都是不必要的、不可取的。事实上，人们总是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因此，最成功的社会应该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发达的社会。”^②

① 石幼珊译：《名人演说一百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513页。

② [美] 柏忠言编著、张蕙兰助编：《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8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的发展在总体上积极向上的同时却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人的生存境遇不容乐观。面对丰裕的物质生活，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却处于空虚、孤独、无助、烦躁、恐惧等痛苦之中。一个精神空虚、道德堕落、信仰缺失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社会。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精神态势已成为时代的呼唤和迫切的要求。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和引领，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求，不断丰富人的精神需要，着力提高人的精神需要层次，努力建设人的健康精神生活，切实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和谐发展，无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人自身和谐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和探讨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中外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研究成果的考察和梳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和阐述，着力揭示健康精神生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全面论述建设健康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和有效途径。

本书希望通过这一课题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有助于解决人们精神生活问题，建设健康精神生活的思路，并希望这样的探索最终能为促进人自身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现代中外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1
第一节 现代外国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 1
第二节 现代中国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 3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论述	55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论述	/ 55
第二节 列宁关于人的精神生活论述	/ 63
第三节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人的精神生活论述	/ 70
第三章 人的精神生活的本质、特点及运动规律	90
第一节 精神的内涵	/ 90
第二节 精神生活概念	/ 94
第三节 精神生活的本质	/ 97

第四节 精神生活的特点	/ 101
第五节 精神生活的运动规律	/ 108
第四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生活	115
第一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取得的成就	/ 115
第二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及 成因分析	/ 117
第三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部分群体精神生活状况分析	/ 149
第五章 健康精神生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82
第一节 健康精神生活的内涵	/ 182
第二节 健康精神生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 189
第三节 建设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人的健康精神生活的路径 选择	/ 212
参考文献	237

第一章

现代中外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的精神生活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对此有着敏锐感受的思想家，联系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探索人类走出精神生活困境的思想和观点。

第一节 现代外国思想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研究

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并且实现工业化，物质的丰富所导致的精神生活困境也较早的在这些国家显现。对此，现代许多外国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一直予以深切的关注。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选择弗兰克、弗洛姆、马尔库塞以及马斯洛这四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对其有关精神及精神生活的理论做一简要的概述。

一、弗兰克论人的精神生活

谢苗·柳德维果维奇·弗兰克（1877~1950），宗教哲学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其对精神生活进行了广泛论述。

弗兰克将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存在视为精神的存在和外在表现。他认为：“社会存在属于精神生活，像是精神生活的外部表现，精神生活的化身，它所固有的独特的客观性既不是什么臆想的客观化、人类灵魂主观产物的错误的实在化，也不是什么人之外的类似于物质世界的具体的实在，而是一种真正的客观实在，它如同沉淀物，由人的精神本身发掘和离析出来并与它紧密相连，不可分离。”^①他主张“社会生活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即精神存在。这种存在没有具体的客观形式，它是无形的，存在于我的内心，在我们心中与我们融为一体并为我们所感知，是一种会同存在。……真正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根本本质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是绝对存在，是超时统一，是‘上帝在我心中’”^②。在弗兰克的论述中，精神与宗教是一对关系极为密切的概念，甚至有时会将精神等同于神，等同于上帝。在弗兰克看来，凡在信仰中得到确定的人类生活统一体都可视为神人生活。既然社会组织中有神的因素，那么它也可被认为是一种“教会”。但是，这种“教会”有别于“不可见的教会”及“可见的教会”，因为它不是盲目的信仰，不是教条，它体现了一种绝对精神，构成社会存在最根本的基础。因此，在弗兰克社会哲学理论中，宗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生活范畴，无论国家、政权、婚姻、家庭、协会，其真正的基础都是统一的信仰，一旦这种信仰将人们连在一起，结成一个统一体并被人们奉为圣物并促使人们将服务于该统一体视为自己的义务，此时就可以说其内部已形成了一种“教会”。弗兰克据此相信，人类真正的本体论本质就是精神，就是神，就是上帝。上帝是特殊的存在，超验的存在，人的内心最深处的存在，是一种绝对价值，正是这种绝对价值使世界获得了意义。因此，可以说，客观世界就是神的显启。作为价值与现实、绝对真理与绝对幸福的原始统一，神是真、善、美的化身，是永恒的真理，是知识之光，社会生活的唯一使

^① [俄] 谢苗·柳德维果维奇·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3页。

命、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类这种真正的本质所在，也就是“神性化”。然而，人类永远也无法彻底达到这一目标，而只能尽可能接近神，但是，就是这种追求本身，这种奋斗过程，恰是人生意义所在。由此可知，弗兰克的宗教观并不简单就是泛神论，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

弗兰克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对国家、政权、法律、道德、婚姻、家庭等问题的阐述，无不透射出哲人对社会生活的深深思索。他认为越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刻，人类越应对社会与人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生活？人类生活根本基础是什么？这是社会哲学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而弗兰克也正是以此为己任，不断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他不赞成国内实行集体化，认为集体化束缚人的精神，而人的精神自由是有着极大的创造力的。因而，若想振兴民族，必须对人民的精神生活引起高度重视，使人民享有充分的精神自由。同样，他也反对狂热的革命激情，认为“任何一种置精神于不顾的社会突变，都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人类社会，只有通过对人类精神存在的逐渐‘改革’才能达到这种理想”^①。

弗兰克强调，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生活是人类生活，是一个人类精神的创造过程，人类精神的一切力量及本质特征都投入并参与了这一过程”^②。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靠着精神生活的力量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作为人类永无止境的自决与精神形成过程，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生活中理念的力量与真实的力量有机的、既密不可分又互不融合的合作与对抗。”^③

弗兰克指出，过去人们不能认识社会把握历史的脉搏，原因就在于不能认识到社会生活的精神本质，“根据社会生活的这种精神本质，根

^① [俄] 谢苗·柳德维果维奇·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据社会生活是植根于人的心中并支配人的心灵、为理想所决定的真实的思想或生活，是主观与客观、人与超人的统一体这一事实，人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无论是社会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还是抽象的社会唯心主义都不能抓住社会生活的本质，总是把本质疏漏过去而用一些歪曲社会生活的赝品取而代之。历史是一部没有止境的巨篇戏剧，是人的精神生活在时间上、空间上的体现与展开，是构成人类本质的超人力量及因素的外在演示与行为生成，谁若抓不住这点，谁就没有历史认识对象，而只有某种与它外表上相似的东西”^①。

弗兰克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追求和实现这种统一是社会生活的目标和理想。他说道：“我们已经知道，社会生活是完全统一，它不仅是数量上的完全统一，是多的统一，是所有成员的根本统一，而且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它还是质量上的完全统一。精神生活由于其基础是神的生活或曰神人生活，因而是包容一切的完整的生活；又因为真正的理想只能是真正的存在、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的实现，所以，这种精神的、当然也是社会的生活的理想只能是具体的完全统一，真正完整的精神存在。因此，任何一种个别的抽象原则，——不管是‘自由’理想，还是‘团结’、‘秩序’或其他什么理想，——都不是完整的、完全统一的精神生活，而只反映了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因而不能充当社会生活的最终理想。只有这些相互联系、和谐地互为补充、相互平衡的抽象理想全部加在一起组成的统一体才能表达社会生活的真正使命、真正目标。”在弗兰克看来，历史是一个由某些抽象理想不断变换的戏剧化的过程，其中每一种理想都在表现过程中发现自身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因而让位给另一种理想。在这一世界历史剧的每一幕中，人类都会迷恋于一种被生活的客观需求或时代的精神状态推到前台的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人类在该时代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认为这种理想就是自己一生的普遍的最终目标。然而，一旦这一理想得以实现，他必

^① [俄] 谢苗·柳德维果维奇·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8页。

然对之感到失望从而又开始寻找另一种新的、常常与他以前的信仰截然相反的东西。“而实际上，作为一种其精神生活是神的生活的社会生活，其惟一的、最终的使命是具体完整地实现自己的真正本体论本质，即使人‘神性化’，尽可能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充分体现全部的神的真理。社会生活和总的人类生活一样，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在广袤的、深刻的、和谐的和自由的神之本原中、在一切生活中的真实存在中实现自身生活。从社会生活的这个总目标产生了由某些原则组成的分级结构，这些原则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反映这种结构。其中最普遍、最根本的原则是服务原则、团结原则及自由原则的三者统一。”^①

我们从以上弗兰克对于精神生活的论述可知，弗兰克将社会生活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认为把握历史脉搏要认识和把握精神生活，看到了精神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弗兰克的这些思想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启示。我们要看到精神生活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精神生活建设，发展健康精神生活，更好的发挥精神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弗兰克对精神生活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和论述，从根本上讲还是唯心主义的，没有真正解决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

二、弗洛姆论人的精神生活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 ~ 1980），著名的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旨在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弗洛姆认为，现代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了，但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并不

^① [俄] 谢苗·柳德维果维奇·弗兰克：《社会的精神基础》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5页。

健全。这个观点值得注意和深思。我们知道，100多年来，西方工业社会创造了空前的巨大物质财富，人们享受着丰裕的物质生活，似乎处在天国般的状态中。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活在20世纪西方世界，人们的精神“是非常健全的”。可是，弗洛姆的诊断恰恰相反。他认为，物质需要的满足，既不足以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以使人变得精神健全。^①他指出：“西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舒适的物质生活，财富分配的相对平等，但是正是与这一目标最为接近的国家表现出了最为严重的精神失衡迹象。”^② 弗洛姆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他认为：“精神健康具有以下特征：能够去爱和创造，摆脱了对氏族和土地的乱伦依恋，通过把自我看作自身力量的主体和代理者而建立一种自我意识，认清内在和外在的现实，即促进客观性和理性。”^③ 倘若人真能按照这种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就可以达到精神健康，可是对照现代西方人，他们在追求物质需要满足时，却忽视了由人的生存状况所产生的人性需要，即关连、超越、寻根、认同感、定向和献身的需要；倾向于占有的生存方式，追求金钱、荣誉、权力等成了生活的中心，以物的完美、挣钱玩乐而不是以人的完美作为生活目标，形成了以占有为主的社会性格。由于这样，他们普遍缺乏爱和创造能力，缺乏自我意识、理性和信念，缺乏对自己内心世界和外在事物的理解，失去了生活目标而成了经济动物。他甚至认为，在心理上，“西方人现在处于一种无能力体验情感的人格分裂状态。因而感到忧虑、抑郁和绝望”^④。这样的人决不能说是精神健全的。

那么，在弗洛姆心中，精神健全或健康的人应当是什么状态的呢？弗洛姆认为，精神上健康的人是充满创造性，与世界是友好关系，与他人友好的人。他说：“精神上健康的人是创发性的、未被异化的人，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友好的，他用理性来客观地把握实在；他体验到自己是

^① 张伟：《弗洛姆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② [美]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③ 同上书，第67页。

^④ 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独一无二的实体，而同时又觉得与他人是结为一体的；他不服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而是自愿地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的权威，只要他活着，他就处在不断诞生的过程中，并且把生活的赠礼看作是最珍贵的际遇。”^①

对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不协调以及精神健康的反思，促使弗洛姆探索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为根本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健全与完善。他阐述了符合他所说的精神健康目的的社会结构状态，他说：“健全社会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别人达到目的的工具，因而没有一个人为了达到展现自己人性的力量这个目的而去利用别人或利用自己。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是中心，所有经济和政治的活动都服从于他的成长这一目的。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贪婪、剥削、占有、自恋这样的品质，是没有机会被用来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和增加自己的个人威望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按良心行动，被看作是基本的与必要的品质，而机会主义与缺乏原则则被认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关心社会问题，以致这些问题也成了个人的问题，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并不与他私人领域中的关系分离。进而言之，健全社会允许人在易于操纵和易于观察的领域里发生作用，使人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积极的和有责任的参与者，也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这样的社会促进人的团结，不仅允许而且激励它的成员彼此相亲相爱；一个健全的社会推动了每个人工作中的创造性活动，激励了理性的展现，并且使人能够在集体的艺术和仪式中表露其内在的需要。”^② 在这里，弗洛姆眼中理想的社会结构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弗洛姆强调指出：“一个人是否精神健全，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因为他看来，“人的爱好，无分美丑，并不是一种固定而生物的天性，而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因为社会过程‘创造’了人”^③。他指出，在健全的社会中，“人是中

^① 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317页。

^② 同上。

^③ [美]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心，而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都服务于人的成长这个目标”^①。人是主动积极的，富有创造性和活力，人既有自由又不孤独，既独立又不与他人、世界相分离，这意味着自我的实现，意味着充分肯定人性。他称这种健全社会为“新的人道化社会”或“人道化工艺社会”等。弗洛姆认为，正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的不健全才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因此，要将现有的社会改造为健全的社会，“只有当工业和政治的体制、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够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②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改革方案。

正是坚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出发来考察历史的具体的人，坚持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人格形成中具有决定的作用，他坚信“社会的经济结构塑造了人的性格”^③。弗洛姆剖析了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性格。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状况，造就了现代西方人的性格。”^④“如果 20 世纪的人的性格必然恢复到 19 世纪人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经济即使不崩溃，也将面临严重的危机。”^⑤

弗洛姆对人性、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和批评显露出许多精辟独到、发人深思的见解。弗洛姆指出，人性是一种先天具有的潜能，而“人生活的目的就是根据人的本性法则展现他的力量”^⑥，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人。人性在本质上取决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即人所无法消除的生存两歧性，具体表现则是植根于此的种种精神需要。弗洛姆认为，这些精神

① [美]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74 ~ 275 页。

③ [德]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79 页。

④ [美]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 页。

⑤ [美] 埃里希·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2 页。

⑥ [美] 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39 页。

需要是人性中的决定因素，是人的精神保持健全的条件。人性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概念。这种人性的社会历史功能在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所谓社会性格，即“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性格结构的核心，这与同一文化中各不相同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截然不同”^①。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中人性与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天生具有某些需要，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需要是人性的动力因素。假使个人个性或多或少符合或容纳社会性格，那么外在的需要就内在化了，并作为一种心理力量驱策人的思想和行为适应一个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这时社会性格就会作为“社会粘合剂”，起到一种明显的稳固作用；但如果个性与社会性格相左，个人的本性需要得不到满足，人性便成为破坏或摧毁社会现实的心理力量。因此，在弗洛姆那里，展现为社会性格的人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因素。人性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生产性。人格的生产性取向是一种基本态度，是人类在一切领域中的体验关系之模式。“生产性意味着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之力量的化身、一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融为一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相异化。”^② 在弗洛姆看来，生产性性格代表着充分发展的健全人格，只有充分发展生产性的爱与理性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本性。

人的存在是人性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弗洛姆深刻剖析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异化”的人的存在状况，并致力探寻一条通向克服人性异化、实现人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现实途径。弗洛姆认为，从诞生时起，异化就是伴随着个人或整个人类的一种普遍状态，是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生活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有理解了异化，才能对人性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在弗洛姆看来，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感情以及品质的主动拥有

^① [美]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 页。

^② [美] 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91 页。